潘石禪先生九秩華誕敦煌學特刊
1996年9月　　頁453～480

敦煌寫卷及藏經中所見受道教影響的星壇及幡燈續命思想

蕭登福*

一、序言

世人向來認爲佛教影響道教，而不認爲佛教曾受道教影響，甚或抄襲道教。然而比勘佛道兩家經藏，實不難發現兩教有相互影響之跡。因而最近數年來，筆者一直朝道教所影響於佛教者來做努力；在所著《道教與密宗》、《道教術儀與密教典籍》、《道教星斗符印與佛教密宗》、《道教與佛教》等數書中，也都是借由兩教經籍文獻的比較，來說明佛教在思想及儀軌上受道教影響的情形。佛教受道教影響者，計有符、印、星斗崇拜、擇日、宅葬、稱名啓請、文案相移、司命司錄掌善惡算紀、發爐復爐之儀式等等。舉實例而言：如密宗金胎兩界曼荼羅，仿自中土帝王郊天祭壇及道教九宮神壇；而《佛說安宅神咒經》、《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等，係由中土宅葬之說及道教南北斗主掌人間生死壽命說而來；又《佛說七千佛神符益算經》則是抄襲道教《太上老君說益算妙經》、《佛說三廚經》抄自道教《老子說五廚經》等等。

筆者這一觀點，亦曾受到日人稻谷祐宣及大陸學者卿希泰的來函讚同；其中卿氏來函稱：「資料翔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澄清了歷史事實，大長了我中華文化學術的志氣，說了我想說而還未說的話，做了我想做尚未做的事；讀來殊感快意。」，而稻谷祐宣並告知

---

*蕭登福，台中商專教授。

日本高野山大學學長松長有慶、名古大學名譽教授宮坂宥勝，兩人也認爲印度密教儀法，有受道教影響處；稻谷更寄贈アシシト・ムクルシー著、松長有慶譯《タソトラ 東洋の知惠》一書，該書第三章P.42、P43，言及印度Tantric之修行法中，有的是道教先達ボーがル和印度タソトラ師ヴァシスダ二人傳入印度者。在Tantric正規之192種修行法中，即有64種是從中國傳去，糝有道教所傳式樣。此則係明確可印證道教確曾影響印度本土的佛教密宗。

除此外，筆者亦常疑長安係當時國際大都會，印度來華僧侶、商人甚多，而中土西行求法者反而較少，從人士的往來推論，不應該只是印度影響中國，而應是雙向交流。且最近讀書，又發現了一項可印證印度曾受中土影響者，略述於下：

中國古來認爲太陽中有三足金色烏鴉，月中有蟾蜍、玉兔。這種傳說至遲在西漢初已存在；近世出土馬王堆一號墓，墓主死於西漢文帝十二年左右；在殉葬物的「非衣」中，天界部分有日月圖，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蟾蜍、玉兔；而《淮南子精神篇》、《論衡說日篇》，也都有烏、兔的記載；可以證明此說出自中土。但《大唐西域記》卷七，載玄奘法師游學印度時，經過婆羅疤斯國，談到當地烈士池西三獸塔的有關傳說，說是帝釋爲考驗狐、兔、猿三獸的道行，僞裝老人要吃他們，兔跳火自焚，帝釋把牠：「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其實，兔子捨身供養梵志的故事，最早曾出現在吳・康僧會《六度集經》卷三〈布施度無極經〉中，文中多了一獺，而成爲狐、獺、猴、兔四獸。經說四獸常聽梵志說經，採果供養梵志，後來山中果盡，四獸外出求索飲食，狐、猴、獺各有所獲，而兔無所得，因而投火自焚，以身供養梵志。這個故事在《六度集經》中，是以佛陀本生經的形式出現，梵志是錠光佛前身，兔是釋迦前身，猴爲舍利子，狐是阿難，獺目連。這個四獸或三

獸的故事，應是印度舊有的文學寓言，被附會成佛經，在東漢末三國的康僧會時，此故事尚保有印度原貌，未受中土影響，但到了後來，因其中有兔，所以便和中國的月兔神話相結合。這種中印兩種神話的結合，應在康僧會以後，至玄奘到印度前形成的，只是確切的融會時間則難以斷定，但印度的吸取中國月兔傳說，則可斷言。

由於國人大都只相信印度影響中國，佛教影響道教，因而只好先以道教確有影響佛教處來做爲前言。底下即來探討道教星壇及延壽續命思想對佛經的影響。

二、道教星祭的消災除禍、延壽續命說

道教以求仙求永生爲主，認爲肉體可以像金石一樣，永遠存在，所以自然就會有延壽續命的追求。而道教又以天上的星座來代表宇宙眾神祇，並以南北斗主宰人世的生死壽夭，於是便形成了星斗崇拜的信仰。而人們若要祈求長生延壽，自然的便須向掌管人世壽命的星斗來祈求。

在天上的星辰方面，中國自古來即將天空黃道附近常見的星辰，畫分爲二十八宿，並依四方配屬四靈，把二十八宿想像聯成四種瑞獸。四靈爲：蒼龍、朱雀、白虎、玄武。其中玄是黑色，武是龜；玄武是黑色大龜。而蒼、朱、白、玄，則是東西南北四方的方位顏色。四靈二十八宿的配屬法，依次爲：

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

南方朱鳥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

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

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

四靈二十八宿的配屬法，學者向來猜疑以爲傳自印度，其實印度天文方面受希臘影響，將天空的星辰，區劃爲十二宮，和中土的二十

八宿區分法有極大不同。再者，西元一九七八年在湖北隨州市郊發掘的曾侯乙墓，其墓是西元前四三三年下葬的，墓中的漆箱圖案，除二十八宿、北斗外，並有蒼龍、白虎之圖；而一九八八年在河南濮陽西水坡發現仰韶期的一座編號爲四十五號墓穴，其年代，據碳十四的測定，爲西元前三八五〇年，距今五八〇〇年；如據樹輪校正年代，則爲西元前四五一〇年，距今六四六〇年；墓穴中，在墓主屍骨的北方有北斗，東有蒼龍，西有白虎之形；蒼龍、白虎及北斗三角形斗魁部分，係以蚌殼擺塑而成，北斗斗杓爲二根人體脛骨，斗杓指東，魁枕西[1]。這些發現，都足以說明四靈二十八宿說出自中土，不是由印度傳來。

除二十八宿外，南斗、北斗、東斗、西斗、中斗等五斗，亦是道教星宿信仰中的主角；這五斗的職司，依次是：東斗主筭，西斗記名，北斗落死，南斗上生，中斗大魁保命[2]。其中南斗有六星君，北斗七星君，東斗五星君，西斗四星君，中斗三星君。在五斗各星君中，北斗的七星受民間的膜拜最多。原因在於道教以世人出生時辰的不同，依一日十二時，分係於北斗七星，以之作爲自己的本命星，掌管自己的壽命生死。因而理論上，五斗皆可以祈求延生續命，但向北斗祈求者較多。北斗七星和世人出生時辰的配係，據道經所述，依次如下：

---

[1]見馮時《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的天文學研究》一文，文刊一九九〇年第三期《文物》。

[2]關於五斗各屬於何天上何星宿，歷來諸說紛歧；五斗經所說五斗分處五處，但唐世道徒李幽棲則另據道經，以爲五斗皆在北斗七星中，北斗第一星爲東斗，第二星爲西斗，第五星爲南斗，第六星爲北斗，第七星爲中斗；而李少微、成玄英有的則以爲二十八宿東方七宿爲東斗，南方七宿爲南斗，西方七宿爲西斗，北方七宿爲北斗，北斗七星爲中斗；上述異說，請參見《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四注》卷二。

北斗第一陽明貪狼太星君　子生人屬之

北斗第二陰精巨門元星君　丑、亥生人屬之

北斗第三眞人祿存眞星君　寅、戌生人屬之

北斗第四玄冥文曲紐星君　卯、酉生人屬之

北斗第五丹元廉貞綱星君　辰、申生人屬之

北斗第六北極武曲紀星君　己、未生人屬之

北斗第七天關破軍關星君　午生人屬之

其實北斗除了七星外，另有外輔、內弼及上中下三台星君。而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等七星君名諱，因主宰著人世生死壽夭，所以後來的命相占卜等道教術數中，便被援用來做爲標示吉凶禍福的神祇，今人所熟知的紫微斗數，即是如此。

又，道教除以北斗七星配係世人出生時辰外；亦以二十八宿與一年十二月中各日相配，再以各人出生日所值之宿爲「本命宿」；而北斗七星與我們相屬者，則稱爲「本命星」。本命星、本命宿，都是與我們生死壽夭關係至爲密切之星神，也是祈祭的主要對象。

至於出自道教的延壽續命法，主要是立旛設燈以祈祭；其儀法，不外沐浴齋戒，設壇立像，叩齒、望拜、祈請，如所謂「修設兩極二斗，同醮一壇，各像斗星，立壇柱，列香燈，鋪排淨茅供獻果食。」；以及「醮禳災禍，必於本命之日，或每月七日、九日、十五日，嚴置壇場，高及七尺，低及七寸，方闊九尺，用通帛七尺爲旛，書大聖西斗帝君之字，標于竿首，或羅列珍寶，或則種種香花，置于壇上，或在家庭，或在觀宇，於中夜中修設淨醮，迎拜帝君，有所奏請，西望叩頭，密誦眞經，無不應驗，長善絕惡，名記諸天。」「本命日謹奉銀錢、仙菓，供養於北斗辰星，幷本命神形，將長生益壽，無諸橫禍，神魂爲安，元神自在。」

祭星斗的儀軌，諸經大同小異，今以最常用的向北斗祈求延壽續命爲例；則約如下述：置醮壇，各設斗星神像，立壇柱，列香燈，燈設七盞，象徵北斗七星，本命燈一盞置於中央，鋪排淨茅，供上茶果、紙錢等祭品，再以整匹七尺長的帛爲幡，上寫七星星神名諱，懸掛竿首。至於祈祭的適當時日，則是以本命、生辰、每月初一、十五以及三元（正月十五上元、七月十五中元、十月十五日下元）、八節（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向掌管人間生死壽夭的北斗七星，祈求延命消災；儀式進行中，有稱名祈請，有讚詠、叩拜。向北斗星如此，向其他星神祈祭，儀式也是相近。又，道教立幡書星君名諱的作法，與《墨子》相近，《墨子迎敵祠》所謂：「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立幡設神，或許由《墨子》有以啓之。

禳災延命之法，在《正統道藏》中收錄有多種儀法，爲道教之重要科儀。其中較重要的典籍如《正統道藏》洞神部本文類傷字號所收《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眞經》、《太上玄靈斗姆大聖元君本命延生心經》、《太上玄靈北斗本命長生妙經》、《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太上說東斗主筭護命妙經》、《太上說西斗記名護身妙經》、《太上說中斗大魁保命妙經》；以及《正統道藏》洞眞部威儀類所收之《上清十一大曜燈儀》、《南斗延壽燈儀》、《北斗七元星燈儀》、《北斗本命延壽燈儀》、《三官燈儀》、《九天三茅司命仙燈儀》；以及《葛仙公禮北斗法》（見《大正新脩大藏經》卷二十一《梵天火羅九曜》文末附）等。這些經典所載，都不外是立壇，設幡、燈、香、果，以求延壽解厄。其中《葛仙公禮北斗法》，對佛教影響甚深。今摘錄經中相關文句於下，以見道教星壇之一斑：《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眞經》（《正統道藏》洞神部本文類傷字號）：

老君曰：『北辰垂象而眾星拱之，爲造化之樞機，作人神之主宰，宣威三界，統御萬靈，判人間善惡之期，司陰府是非之目，五行共稟，七政同科，有迴死注生之功，有消災度厄之力……凡夫在世迷謬者，多不知身屬北斗，命由天府，有災有患，不知解謝之門，祈福祈生。莫曉歸眞之路，致使魂神被繫，禍患來纏。或重病不痊，或邪妖剋害，連年困篤，累歲迍邅，塚訟徵呼，先亡復連，或上天譴責，或下鬼訴誣；若有此危厄，如何救解？急須投告北斗，醮謝眞君，及轉眞經，認本命眞君，方獲安泰，以至康榮，更有深妙不可盡述。凡見北斗眞形，頂禮恭敬。

北斗第一陽明貪狼太星君　子生人屬之

北斗第二陰精巨門元星君　丑、亥生人屬之

北斗第三眞人祿存眞星君　寅、戌生人屬之

北斗第四玄冥文曲紐星君　卯、酉生人屬之

北斗第五丹元廉貞綱星君　辰、申生人屬之

北斗第六北極武曲紀星君　己、未生人屬之

北斗第七天關破軍關星君　午生人屬之

北斗第八洞明外輔星君

北斗第九隱光內弼星君

上台虛精開德星君

中台六淳司空星君

下台曲生司祿星君

……於三元、八節、本命、生辰、北斗下日，嚴置壇場，轉經齋醮，依儀行道，其福無邊。』

經中所言延命法爲設壇轉經齋醮，依儀行道，但未詳細說明行道之儀軌。

《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

修設兩極二斗，同醮一壇，各像斗星，立壇柱，列香燈，鋪排淨茅供獻果食（可糖餅、油餅、荷蒸、乳蒸、煎棗湯、細茶，不須酒脯）；此最爲要道，以斯迎請神眞，眞聖歡喜降臨，還得賜其福祐。

二斗指南北斗，南斗六司六星君，北斗七政爲七星君，各星君置像立壇柱，列香燈，鋪排淨茅、獻果食，爲此經所述之儀法。

《太上說東斗主筭護命妙經》：

有災之日，宜於本命、生辰，或月之朔、望，月之九日，或家庭、觀宇，以時花珍果，焚香靜念，望東斗帝君醮謝罪業，求益壽年。

《太上說西斗記名護身妙經》：

老君曰：凡誦是經，必須齋戒沐浴，寂默正身，西向而立，叩齒數四，至心望拜，先念西斗大聖帝君二十一遍，然後誦經。凡有請告，醮禳災禍，必於本命之日，或每月七日、九日、十五日，嚴置壇場，高及七尺，低及七寸，方闊九尺，用通帛七尺爲旛，書大聖西斗帝君之字，標于竿首，或羅列珍寶，或則種種香花，置于壇上，或在家庭，或在觀宇，於中夜中修設淨醮，迎拜帝君，有所奏請，西望叩頭，密誦眞經，無不應驗，長善絕惡，名記諸天。」

此經則提及用整匹七尺長的帛爲旛，上書所祈祭對象星君之名諱，叩頭祈請。

《太上說中斗大魁保命妙經》：

於有災之日，或於本命之日，或於三元、八會之辰，鋪設淨壇，以時果、名花、寶香供養，宣告科儀，清淨身心，啓請眞

聖，醮謝罪業；眞聖歡喜，益筭延年，無願不從；九祖生天，名籍仙都，逍遙上清。

《葛仙公禮北斗法》：

鎭上玄元北極北斗，從王侯及於士庶，盡皆屬北斗七星。常須敬重，當不逢橫禍凶惡之事。遍救世人之衰厄，得延年益算，無諸災難，幷本命元神，至心供養，皆得稱遂人之命祿。災害殃咎迷塞法，皆由不敬星像，不知有犯星辰，黯黯而行，災難自然來至，攘之即大吉也。祭本命元神日，一年有六日，但至心，本命日用好紙剪隨年錢，用茶菓三疊，淨床一鋪，焚香虔心，面視北斗，再拜啓告曰：隔居少人，好道求靈，常見尊儀。本命日謹奉銀錢仙菓，供養於北斗辰星，幷本命神形，將長生益壽，無諸橫禍，神魂爲安，元神自在，衰年厄月，驅向遠方。再拜燒錢，合掌供養。

破軍星持大京　午生人　　武曲星賓大東　巳、未生人屬云云

廉貞君不灌子　辰、申生人　　文曲星微慧子　卯、酉生人

祿存星祿會　　寅、戌生人　　巨門星貞文子　亥、丑生人

貪狼星司希子　　子生人

《北斗七元星燈儀》：

今某人潔己齋盟，法爲壇墠，布斗極星辰之象，備香花燈供之儀，志心皈命。

向星神請命，在中國出現的極早，馬王堆出土帛書《五十二病方》第九十八行說：「溼汲一吉（杯），入奚蠡中，左承之，北鄉（嚮），鄉人禹步三，問其名，即曰：『某某年□今□。』飲半吉，曰：『病□□已，徐去徐已。』即復（覆）奚蠡，去之。」文中已述向北禹步；道士的禹步，踏罡步斗，須向北斗所在方向而行。又該書第六六行，文云：「巢者，侯天甸（電），而兩手相靡，鄉甸祝之，

曰：『東方之王，西方□□□□主冥冥人星。』二七而□。」巢，據大陸學者的解釋爲臊，即有體臭，腋下有異味的古代療法，係向星電祈求消除體臭。馬王堆漢墓主爲西漢文帝時下葬，如此則向星斗祈除災病，在西漢初甚至戰國時應已存在。而晉·干寶《搜神記》卷二，載漢高祖寵姬戚夫人的侍兒言宮中事云：「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棋，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3]，此亦可間接證明西漢初已有北斗祈祭事。又，《三國志·吳書·呂蒙傳》說呂蒙病重時，孫權曾命道士於星辰下爲之請命；文云：「（呂蒙）病，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爲之請命。」此則是道士星壇續命的重要史料。又，《搜神記》卷三管輅爲顏超看相一事，則頗能看出晉時民間對北斗星的信仰，文云：

> 管輅至平原，見顏超貌主夭亡，顏父及求輅延命。輅曰：『子歸，覓清酒鹿脯一斤，卯日，刈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碁，次但酌酒置脯，飲盡更斟，以盡爲度，若問汝，汝但拜之，勿言，必合有人救汝。』顏依言而往，果見二人圍碁，顏置脯，斟酒於前，其人貪戲，但飲酒食脯，不顧，數巡，北邊坐者忽見顏在，叱曰：『何故在此？』顏惟拜之，南面坐者語曰：『適來飲他酒脯，寧無情乎？』北坐者曰：『文書已定。』南坐者曰：『借文書看之。』見超壽止可十九歲，乃取筆挑上，語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顏拜而回，管語顏曰：『大助子，且喜得增壽。北邊坐人是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主死。凡人受胎，皆從南斗過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

---

[3]《西京雜記》所載與此同。

又，《三國演義》第一百三回〈五丈原諸葛禳星〉：

> 孔明曰：『吾素諳祈禳之法，但未知天意若何？汝可引甲士四十九人，各執皂旗，穿皂衣，環繞帳外，我自於帳中祈禳北斗。若七日內主燈不滅，吾壽可增一紀。如燈滅，吾必死矣。閒雜人等，休教放入。凡一應需用之物，只令二小童搬運。』姜維領命，自去準備……姜維在帳外引四十九人守護，孔明自於帳中設香花祭物，地上分布七盞大燈，外布四十九盞小燈，內安本命燈一盞。

《三國演義》所敘祭星儀法詳，可以輔助道經說之不足。

三、敦煌寫卷及藏經中所見星斗祭壇及幡燈續命說

佛教將有情眾生分爲四聖六凡，佛、菩薩、阿羅漢、緣覺，已了脫生死，稱爲四聖，而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等六道，則爲六凡。認爲六道皆在三界中。三界爲無色界、色界、欲界。欲界境界最低下。而欲界六天中的第一天爲四天王天，日月星辰與四天王天同高，由四天王天以上，即無日月星辰，天人的衣物宮室會自然發光。星斗之神屬於三界中欲界六天第一天之神，未出三界生死，因而不可能有星斗崇拜[4]。

再者，佛教認爲人皆有生老病死，無法長生不死，也無延壽續命說。但佛教受道教影響，在佛經中也出現了星斗祈祭，及星神主掌世人生死壽命這類經典；這些經典，有的出自敦煌寫卷，有的則見於現存藏經中。

佛教受道教星斗祈祭思想影響的經典，見諸敦煌寫卷者有：斯二一三八號《諸星母陀羅尼經》、斯三三七四號《摩登伽經》、《舍頭

---

[4]有關佛教三界諸天及日月星辰的探討，請參關拙作《漢魏六朝佛道兩教之天堂地獄說》一書，學生書局，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出版。

諫太子二十八宿經》、北八五〇九號《寶星陀羅尼經》、伯二五五八號《佛說七千佛神符益算經》、伯三七三二號《佛說提謂經》、斯二五一五號《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佛說普賢菩薩說證明經》、斯二〇八八號《佛說咒魅經》、伯三九一五號《佛說安宅神咒經》、伯二一九四號《佛說大威德熾盛光如來吉祥陀羅尼經》、伯三九二〇號《佛說大威德金輪佛頂熾盛光如來消除一切災難陀羅尼經》、伯二三二二號《二十八宿眞言》、《文殊破宿曜眞言》、斯五五五三號《密宗神咒》。

又，見諸《大正新脩大藏經》者有：東晉・失名譯《七佛八菩薩所說大陀羅尼神咒經》、隋・北印度闍那崛多譯《大威德陀羅尼經》、隋・天竺那連提耶舍譯《大方等大集經》卷四十一、四十二〈日藏分中星宿品第八之一、之二〉卷五十六〈月藏分第十二星宿攝受品第十八〉、唐・義淨譯《佛說大孔雀咒王經》、唐・不空譯《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天竺金俱吒撰集《七曜攘災決》、唐・一行撰《七曜星辰別行法》、唐・一行撰《北斗七星護摩法》、唐・一行修述《梵天火羅九曜》、唐・一行撰《宿曜儀軌》、唐・南天竺金剛智《北斗七星念誦儀軌》、唐・大興善寺灌頂阿闍梨述《北斗七星護摩祕要儀軌》、唐・婆羅門僧所帶來《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唐・不空譯《七星如意輪祕密要經》、不空譯《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唐・不空譯《佛說熾盛光大威德消災吉祥陀羅尼經》、唐・尸羅跋陀羅譯《大聖妙吉祥菩薩說除災教令法輪》、唐・法全集《供養護世八天法》、失名譯《龍樹五明論》、宋・法賢譯《難儞計濕嚩囉天說支輪經》、宋・天息災譯《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

見諸《卍續藏經》者，有：唐・佛陀波利譯《佛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大聖妙吉祥菩薩說除災教令法輪》等等。

上述的這些佛經中，或言及南北斗二十八宿與時日之相配，或言祈祭星斗以禳災祈福、除病，或言延壽續命。

至於佛經中所見與星辰有關的禳災祈福法；其祈祭方法，有的經典僅說只要一心奉持該經，虔敬的誦唸該經經文或咒言，即可達到禳災祈福的效果；此是最簡單者。有的則除誦咒外，並加佩帶星辰靈符。再進一層的，則是設簡單的供儀，如畫像置酒脯等。更進一層的，則齋戒立壇、設香、燈、酒、脯、紙錢供養，並畫星神圖像、誦讀經咒，有的則更有手印、觀想及護摩（以火燒薪的一種宗教儀式）等。而最隆重的，當是立壇、設幡、置燈以祈祭。幡燈之用，常是用在病重時的續命延生，在道教星祭中爲大典；在受道教影響的佛教星壇中，亦是大典。而上述的星祭中，雖然有時經典不同，所言的儀法亦略有差異。然而酒、脯、果、紙錢的祈祭，甚而七燈或星神的擺置，都可以看出受道教影響的情形。今約略區分爲數種祭星儀法，略舉數例敘述如下：

1、僅借誦讀或佩服星符之祈祭方式

僅借誦唸經咒，以爲可以消災祈福的佛經甚多，而佩帶星符的經典則較少見，這兩者皆各舉其一，以概見一斑：

△、敦煌寫卷伯二一九四號《佛說大威盛德熾盛光如來吉祥陀羅尼經》：

經中言僅須借由誦唸奉持該經，即可達到消災禍獲吉祥的效果，經云：

> 此佛如來，是諸星神之本師，若人空念如來名號，一切災禍盡變吉祥，何況清淨誦持，焚香持花供養尊像？普告四眾，信受奉行。

△、伯二五五八號《佛說七千佛神符益算經》：

此經敘述祈請六甲將軍護命益算，及服佩神符之法；文末附有開心、益算、護命及治諸鬼等神符共十餘道，符文形製與道教靈符無異。據其內容比較，顯然是抄襲道經《太上老君說長生益算妙經》。此經並未詳言星壇，僅述祈請星神、誦唸經咒及佩符功德。經云：

> 甲子將軍，生我益算，七千佛所護人身，願得成就，一心除惡病。
> 甲戌將軍，生我益算，七千佛所護人身體中，除患卻禍。
> 甲申將軍，養我益算，七千佛救護人身，還歸三魂七魄。
> 甲午將軍，興我益算，七千佛保護人身，延年益算一百二十歲。
> 甲辰將軍，扶我益算，七千佛守護人身，令不見惡。
> 甲寅將軍，救我益算，七千佛爲護人身，斷諸惡魔。
> 六百甲子，從佛益算。人身命盡之者，如來益算，千佛下生與我益算，七千佛救護人身。算盡之者，益其命算，七千佛下生與我益算，七百七十佛下生護人身。疾病之者，菩薩破魔三十五佛下生與我益算，七百七十佛守護身命，得堅強勇猛精進，五十三佛下生與我益算，七百七十護人身命億千萬歲，常得佛道。六佛下生與我益算，七百七十佛護人身命，開智慧，憑通達無礙……
> 破軍星注（主）耗虛，武曲星注官事，廉貞星注口舌，文曲星注惡夢，祿存星注百鬼，巨門星注非屍，貪狼星注惡氣，左北斗星注生命，右北斗星注百鬼，三台星注護身命。

2、立壇置像，設酒、脯、果、肉、紙錢之祈祭方式

這類經典，對星祭的儀軌，有的僅簡述祭時所用供品、所祭時宜及簡單儀法；有的敘述則極爲詳盡。在所祀對象上，有的經文述祭北斗七星，有的祭二十八宿，有的祭日月五星及羅睺、彗星等九星；有的經典說，該祭儀不僅可以消災去病，還可以移禍怨家仇人。舉例於下：

△、北七五六一號《諸星母陀羅尼經》

此經敦煌所見者有五十餘種寫卷，而《大正藏》第二十一冊亦收錄該經。經述金剛手菩薩向佛祈請鎮服惡星擾害有情之法，佛告以請善星神守護有情眾生之壇法及咒語。其壇法約如下述：

> 金剛手！此則是彼九星祕密心咒，讀便成辦，當作十二指（枝）一色香，壇中安供養；或瓦、或銅、金、銀等器，奉獻供養，一一供養，當誦一百八遍。金剛手！然後誦此諸星母陀羅尼祕密言辭，滿足七遍，一切諸星而作守護，所有貧窮悉得解脫，命將欲盡，而得長壽。

△、斯三三七四號《摩登伽經》

此經敦煌所見爲殘卷，但《大正藏》第二十一冊中，收錄有該經之完整經文。經中所言二十八宿分屬四方及各宿組成之星數，均採自中土；其祭星宿之法，如酒、肉、果、魚、粳米、稗穀以祭，都是受道教祭星法影響，和佛教的五戒不符。今略錄其一、二如下，以見一斑：

> 翼有三星，形如人步，於一日半，共月而行，鮫魚祭之，屬婆伽神，姓憍尸迦。……房宿四星，形類珠貫，一日一夜與月共俱，酒肉爲祭，係於親神，姓阿藍婆。心宿三星，其形如鳥，一日及月，粳米祭之，屬天地神，姓迦旃延。尾有七星，其形如蝎，一日一夜，與月共俱，以果祭之，屬沙陀神，姓迦旃延……有斯七宿，在於西方。
>
> 月在昴宿，有得病者，酪飯祭火，四日乃愈。月在畢宿，其得病者，以香祭火，五日後愈。月在嘴宿，有得病者，豆糜祭月，八日方愈。月在參宿，其得病者，當以乳糜祭四道神，十日得愈。月在井宿，其得病者，香花祭日，八日得愈……

△、伯三九二０號《佛說大威德金輪佛頂熾盛光如來消除一切災難陀羅尼經》

經中敘述立壇誦經咒，借以消除災厄；並敘述將流年惡運，移禍於怨家仇人之法。文云：

> 若有國界日、月、五星、羅睺、計都、彗悖、妖怪惡星，照臨所屬本命宮宿及諸星位，或臨帝座，於國於家並戶分野處，凌逼之時，或進或入諸災難者，應於清淨處置此道場，至心持是陀羅尼經一百八遍，或一千八十遍。若一日二日乃至七日，依法修持壇場，授持讀誦，一切災難自然消滅，不能爲害。若太白、火星入於南斗，於國於家及分野處……（畫怨家人形），念此眞言加持，其災即除，移於不順王命悖逆人身上。

△、斯五五五三號《密宗神咒》

此爲殘存之神咒，係請佛及九曜星神之咒言，其所言禳災儀法，有請五方神佛、灑水、撒土、將星神名諱壓於佛座下，而文意晦澀，字跡粗略，疑係當時市井百姓寫以護身消災者。文云：

> 娑婆嚩，阿摩光唅。又請西方不動佛，亦取五方水，誦咒七遍，灑四方，大火震動。……又請地方天嚧寅，取南方生，誦咒七遍，又上五方撒土。此九曜星神，押此佛下，不能侵，侵爲損其身。誦此咒七遍，押此佛下。唵，薩嚩怛他，割他達麼，躍折囉，娑婆嚩，阿麼光唅。

△、《北斗七星護摩法》

旨在召請北斗七星降壇，納受護摩。以身結手印，口誦眞言，觀想爐中成北斗七星形，及星神臨壇，用來除厄延生。經中詳述其壇儀修持法，今擇要略述於下：

> 觀爐中有七ㄔ嚕字，變成北斗七星。所謂本命星，置中心，六星爲伴。即踟跪合掌向爐啓曰：

至心奉啓　北極七星　貪狼巨門　祿存文曲　廉貞武曲破軍尊星　爲某甲　災厄解脫　壽命延長　得見百秋　今作護摩　唯願尊星　降臨此處　納受護摩　刊死厄籍　記長壽札　投華爲座　……　修此北斗七星護摩法者，刊於死籍，記長壽札，神驗最明，延命增算，除災、招富。延命之法，無如此者也。

△、《七曜攘災決》：

由經名，就可知道此書是用來禳災去禍用的，經中敘述了日月五星在天空運行，經過二十八宿中各人所屬之命宿時，對吾人所產生的吉凶災祥及禳災祈祭之法，略舉一段於下：

若日在人命宿災蝕，其人即有風災重厄，當宜攘之。其攘法，先須知其定蝕之日，去蝕五日清齋，當畫其神形，形如人而似獅子頭，人身著天衣，手持寶瓶而黑色，當於項上帶之，其日過本命宿，棄東流水中，災自散。

△、《七曜星辰別行法》：

本經以劾鬼治病爲主。經中述二十八宿所轄三十行病鬼王之名。世人生病時，須查知何日得病；由得病日推知該宿所轄行病鬼王之名，借祭該宿星神，而由星神收禁行病鬼王，使病者得瘥。經云：

昴星直日，其鬼名黑林尼。此日是此鬼行病，忽於路側打人倒，令失音不語，當畫此鬼形，書其名。於病人家中點燈一盞，以清酒一盞，白脯一疊，祭之於昴宿，其患人當日得語，更不須別求神祇。當祭之日，皆言患人姓名於昴宿，再拜更不得著別言語。其宿自知，必與收禁其鬼也。……敕諸星鬼神等，無事莫行於人間，如違者，當須以法祭之，急急如律令。祭星宿之法，令用脯、紙錢等，一一皆依前件法用，不得欠小。如患人未差，但稱病人姓名，並得病之日及時，更莫道願

家口平安之語。唯知志拜星宿之形，須道患人姓名，並須一一書取前件諸行病鬼形貌，教人眼見諸鬼形，於鬼形上下釘手，明日收禁之，患人當日差訖。與出卻其釘，鬼既得放，更不敢到於門焉。

△、《北斗七星護摩祕要儀軌》：

此經敘述北斗七星之供養護摩儀軌。其儀法係綜匯佛道二教而成者，略述於下：

立壇設供，先啓詞曰：至心奉啓北極七明娜羅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尊星。爲施主某甲，災厄解脫，壽命延長，得見百秋。今作曼荼羅，唯願垂哀，降臨此處，納受護摩，擁護施主某甲，災難解脫，壽命增長，所願從心。

△、《梵天火羅九曜》

經中所言禳災祈祭之法，爲畫九曜神像，以本命元神錢（紙錢）來醮祭：

國王以季夏月，菓子一槃祭之，宜送本命元神錢，畫所犯神形供養，黃衣攘之，必消災增福壽命。

△、《宿曜儀軌》：

經中借由供養星神，以求息災除厄。

先奉供虛空藏、文殊、普賢、延命、帝釋、毘沙門等菩薩天等。後勸請九曜、二十八宿天、北斗之中本命屬星，及以泰山府君、司命、司祿供之，祈乞除災延命，消除厄害之事耳。

△、《北斗七星念誦儀軌》：

經中述借由設壇（曼荼羅）、護摩、禮拜，供養北斗，以求滅罪得福。經云：

佛告貪狼、破軍等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神咒，擁護否？于時八女白世尊言：若有人每日誦此神咒，決定罪業皆悉除滅，成就一切願求。

若求壽命，削定業籍，還付生籍；若諸國王、王子、大臣、後宮等，於自宮中作曼荼羅，如法護摩禮拜供養，北斗八女皆大歡喜，故久居勝位，恒常受安樂，百官上下和穆，不行非法，人民熾盛，稼穡豐饒……

△、《大聖妙吉祥菩薩說除災教令法輪》

此經不著譯經者姓名，經題下云：出《文殊大集會經》〈息災除難品〉，亦云《熾盛光佛頂》。

經中與道教星祭有關者，爲曼荼羅上所畫之二十八宿，及禁止婦女、六畜、貓狗等觸穢道場之觀念。文云：

安師子宮，次秤宮、次蝎宮、次弓宮、次摩竭宮、（女宮），此六宮在佛右邊。又從佛後順轉卻向佛前，安寶瓶宮、次魚宮、次羊宮、次牛宮、次男女宮、次蟹宮，此六宮在佛左邊與師子宮相接。當佛背後安虛宿，當佛前安七星宿；於此十二宮外，安置二十八宿，各依本宮次第安置。

若有難時，上從王者次及儲君后妃婇女，下及百寮道俗凡庶，本命宿上五星陵押，退行留守，或日月於上交蝕，彗孛惡星凌犯宿者，於是中即用此法。嚴飾一淨房深密之處，建曼荼羅，勿使多人知見，若多人知見，即求願難得，災禍不除；若國王息災者應嚴飾一深殿，建曼荼羅，依教如法，護淨嚴飾如經所說，勿使女人、黃門、奴婢、下劣人見，即觸穢道場，所謂及諸畜生皆是不吉祥之類器，若豬狗貓鼠，盡勿令見清淨道場。

△、《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

此經一卷，收錄於《大正藏》第二十一冊，經題下題爲「婆羅門僧將到此經唐朝受持」。經首有北斗七星君被髮執笏之圖；下繫各星君靈符，以及所轄不同時辰出生之人供養祭拜事宜。經中並以七星君爲七佛之化身。經文短小，整個經文都是假借佛說，敘述誦唸北斗七星，祈祭七星君，並佩服該星靈符，可以延命、消災、解厄，所求得願，諸事順遂。其受道教北斗七星神之說的影響，不言而喻。今錄其相關文句於下：

> 子生人，向此星（貪狼星）下生，祿食黍，有厄宜供養此經及帶本星符，大吉。
>
> 丑生、亥生人，同向此星（巨門星）下生，祿食粟，有厄宜供養此經及帶本星符，大吉。
>
> 寅生、戌生人，同向此星（祿存星）下生，祿食粳米，有厄宜供養此經及帶本星符，大吉。
>
> 卯生、酉生人，同向此星（文曲星）下生，祿食小豆，有厄宜供養此經及帶本星符，大吉。
>
> 辰生、申生人，同向此星（廉貞星）下生，祿食麻子，有厄宜供養此經及帶本星符，大吉。
>
> 巳生、未生人，同向此星（武曲星）下生，祿食大豆，有厄宜供養此經及帶本星符，大吉。
>
> 午生人，向此星（破軍星）下生，祿食小豆，有厄宜供養此經及帶本星符，大吉。

將不同時辰出生之人，分別係屬北斗七星君，並在有厄難時，用以祈祭，以求消災解厄，出自道教，道經《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眞經》詳載其說，而不同時辰出生者，所應供星神祿食之物，見載於《葛仙公禮北斗法》末附《祿命書》（《梵天火羅九曜》末附）。可見此經所言，全是道家語。

又，經中並以爲北斗七星君，乃佛教七佛之化身。文云：

南無貪狼星，是東方最勝世界運意通證如來佛。

南無巨門星，是東方妙寶世界光音自在如來佛。

南無祿存星，是東方圓滿世界金色成就如來佛。

南無文曲星，是東方無憂世界最勝吉祥如來佛。

南無廉貞星，是東方淨住世界廣達智辨如來佛。

南無武曲星，是東方法意世界法海遊戲如來佛。

南無破軍星，是東方琉璃世界藥師琉璃光如來佛。

若遇行年災厄，禮此經七拜。

……若貴賤大小生命，皆屬北斗七星所管，若聞此經，受持、供養、轉讀，勸於朋友親族骨肉受持者，現世獲福，後世得生天上……善男子善女人，須知北斗七星管人生命，一生之中，所有災厄，官事口舌、釜鳴百怪，若遇此經，信敬供養，一無妨害。爾時文殊師利言：『善男子善女人！恭敬信受。』作禮而散。

北斗七星君爲道家之說，此則將其附會爲七佛之化身；並以爲祈祭、誦念該經，可以解厄、消災、延命。

△、《佛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云：

大王問言：『昨夜啼哭，審是汝不？』女人答言：『是我悲耳。』王曰：『何故怨哭，誰之屈汝？』女人答言：『我之所恨，實無人屈，唯願大王聽我所說：我年十四，適於夫家，經三十年，生三十子，顏容殊妙，頭紺青色，脣赤如朱，齒白如玉，身體盛愛，如春中花，我之戀惜，猶如髓腦，亦如肝腸，甚於性命。此子長大，不過一歲，於秋夏時，便棄我死，其最後兒，甚是我命，今現垂困，命將欲終；我昨夜號哭，因此悲耳。』爾時大王聞此語已，深大愁惱，『所有百姓依因於我，

若不救護，非名國王。』即集群臣，共相論議。王有六臣：一名見色，二名聞聲，三名香足，四足辯才，五名隨緣，六名易染，而白王言：『童子初生，當作七星二十八宿神壇延命，方免斯苦。唯願大王告敕天下。』爾時有一智臣，曾於無量佛所，種諸善根，名曰定慧，前白大王：『大王當知，六臣所言，非能免苦。今有大師，字瞿曇氏，號悉達多，無師自悟，今得成佛，在耆闍崛山，說《長壽經》，唯願大王，往彼聽受，若聞此經半偈於耳，百劫千生，所有重罪，無不消滅，一切童子聞經於耳，雖未悟解，以經功德，自然長壽。』

經中提及七星二十八宿神壇延命法。七星乃指北斗七星；拜星斗祈長生，是中國道教延命儀法。道教五斗星，說五斗眞君各有所司，北斗落死，南斗延壽，東斗主算，西斗記名，中斗大魁保命。能誦五斗星，自能除死籍延壽算。

上述所引經文，是印度波斯匿王聞有女人夜哭聲甚悲悽，問知係所生的兒子病重將死，心生憐憫，而六臣告以北斗二十八宿神壇延壽續命法，後來雖因定慧的勸阻，未被王所採用，但已可看出此經深受道教影響，並採道教星壇祈祭說以入經。而佛弟子定慧雖不贊同祈祭北斗以求延生，卻勸波斯匿王聽佛說《長壽經》，並云誦念該經，即可滅罪消災，除病而延壽。其實佛教講生住異滅；生老病死，爲人生四大苦，有生必有死，生死疾病，由三世因果而來，並非借他力可以延生。延生之說出自道教求仙的觀念，而必向星斗祈祭，乃是因爲南北斗主掌世人生死壽夭的關係；經中雖摒棄星斗祈祭，卻仍暗用道教的主要思想而不自知。

3、幡燈續命的祭壇

幡燈續命爲道教星祭的大法，佛教亦採其說以入經。其受道教幡燈續命思想影響，較具代表性的佛經，有日本中村不折所藏的敦煌寫

卷《佛說決罪福經》及斯二五一五號等《藥師　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這些佛經也和道經一樣，強調設壇置像立幡燃燈；而所燃的燈，又常與七燈之數暗合者。燈而必七，乃是因爲道教以七燈象徵北斗七星。

△、敦煌寫卷《佛說決罪福經》

此經手抄原本，爲日本中村不折氏所藏，現收錄於《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八十五冊中，經分上下兩卷，上卷前半已殘佚，尾題作「佛說決罪福經上下二卷」。此經上下兩卷，可以說都是以旛燈續命說爲主；卷上所述旛燈續命法云：

> 燒香然（燃）燈爲益壽命，施　　綵幡五丈三枚，自上名字著幡上。所以五丈者，用人犯五戒，有五罪故，故五丈也。所以三枚者，用救三惡道，有三尊來出三界故。罪大難救者，作七味飲食，飯諸聖眾，具三法衣。持齋戒七日，日三過自責己過，身　意所行。自歸三尊，奉持八佛名。受燒香散花燃燈供養，具滿七日，布恩種德，慈心眾生，養育窮志，若與清淨道士，即得增壽，除滅宿罪。應爲縣官水火所中，亡失財產者，亦當齋戒，自責本罪，速立福施，用當滅之。一若滅滿，再至三，罪即消滅。……眾欲迷心，眾熊自隨，言行相違，死詣太山宮，罪福已定…

經說「自上名字著幡上」「日三過自責己過，身　意所行」「當齋戒自責本罪」，這些說法，即是道教的書名首過之意。文中以爲燒香燃燈，施設幡蓋，書名首過，可以益壽赦罪，使財產不致因官事水火災而喪失；經中所言和道教旛燈延壽禳災的作法不異；只是道經中的旛上，所寫的是星君名諱；而此經則說將己名書寫幡上。又此經下卷，亦在闡說續命、赦罪、求福之法。經云：

第十二卷），及《大正藏》第十四冊所收隋．達摩笈多譯《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唐．玄奘譯《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唐．義淨譯《藥師瑠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總共四種異譯。今敦煌寫卷中，則以帛尸梨蜜譯者爲多；上述的這四種異譯中，皆有幡燈續命之法，今錄斯二五一五號相關經文於下：

> 佛言：「世閒愚癡人輩，兩舌鬥諍，惡口罵詈，更相嫌恨。或就山神、樹下鬼神、日月之神、南斗北辰，諸鬼神所，作諸咒誓，或作名字，或作人形像，或作符書以相厭禱咒咀言說，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本願功德》，無不兩作和解，俱生慈心，惡意悉滅。
>
> 救脫菩薩又白佛言：「若族姓男女，其有厄羸著床，痛惱無救護者，我今當勸請諸眾僧，七日七夜，齋戒一心，受持八禁，六時行道，四十九遍讀是經典，勸然七層之燈，，亦勸懸五色續命神幡。」阿難問救脫菩薩言：「續命幡燈法則云何？」救脫菩薩語阿難言：「神幡五色，卅九尺；燈亦復爾。七層之燈，一層七燈，燈如車輪。若遭厄難，閉在牢獄，枷鎖著身，亦應造立五色神幡，然四十九燈，應放雜類眾生，至四十九，可得過度危厄之難，不爲諸橫惡鬼所持。」救脫菩薩語阿難言：「若天王大臣，及諸輔相王子妃主宮中綵女，若爲病苦所惱，亦應造立五色繒幡，然燈續明，救諸生命，散雜色華，燒眾名香。王當放赦屈厄之人，徒鎖解脫，王得其福，天下太平，雨澤以時，人民歡樂，惡龍攝毒，無病苦者，四方夷狄，不生逆害，國土通洞，慈心相向，無諸怨害，四海歌詠，稱王之德。乘此福祿，在意所生，見佛聞法，信受教誨，從是福

推衍而來。再者閻羅王者的察伺組織，記名上奏，料簡善惡功過等說，也都出自道教司命司錄掌人世善惡，記名簿籍，除死定生之說[5]。

四、結語

道教以南北斗掌人生死壽夭，所以常向星神以幡燈祈祭，來求續命延生。而向星神祈求長生的記載，據馬王堆出土帛書《五十二病方》第九十八行所記，及晉人·干寶《搜神記》卷二所說，在西漢初甚至戰國時應已如此；而如據正史《三國志·吳書·呂蒙傳》的記載，則知在漢末三國時已有道士祭星壇法之存在。今日所見的星斗祈祭經籍，較早期的爲五斗經中所說的祭星儀軌，五斗爲東西南北中五斗，各有所司，此五經，即《正統道藏》洞神部本文類傷字號所收《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眞經》、《太上玄靈北斗本命長生妙經》、《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太上說東斗主筭護命妙經》、《太上說西斗記名護身妙經》、《太上說中斗大魁保命妙經》；此五斗經，據傳爲漢代張道陵及其弟子王長、趙昇等人所作[6]。五斗經所述之壇儀，大抵不外齋戒立壇，壇上列置所祭星神像，並置香、燈、茶、果供養；立長幡，書寫所祭星君名諱置於竿首；叩齒、誦經，叩頭祈請。又，《道藏》所未收，而附見於佛經《梵天火羅九曜》的《葛仙公禮北斗法》，則在祭品上又多了紙錢。用紙錢祈祭，對佛教影響亦多，上述佛典《梵天火羅九曜》、《七曜星辰別行法》，即是如此。

---

[5]有關道教司命司錄神對佛教的影響，請參見拙作《道教與佛教》一書第四章，三民書局，一九九五年印行。

[6]有關五斗經之作者問題，《靜餘玄問》（《正統道藏》正乙部席字號）云：「如《北斗經》乃張正一作，《南斗經》乃王長所作之類。」以爲五斗爲張道陵及其弟子所作。然筆者以爲五斗經中語及張道陵時，皆自稱名字，應是自稱，不似弟子稱師語，則五斗經疑是張道陵所自撰。

道教的星祭，首重北斗，主要的原因，是因道經將世人出生的時辰，分係北斗七星君管轄，如子時生者屬貪狼星君，丑時、亥時生者屬巨門星，寅時、戌時生者屬祿存等等；在自己遇到病重或危難時，以幡燈來祈求續命延壽；而設醮壇的時日，則通常選在本命元辰或三元八會等道教重要時日，向自己所屬的星君叩頭祈請。

道教的齋戒立壇，以幡燈祈祭北斗，用求續命延生，及消災解厄的思想，也被佛經所吸收沿用。本文所列，見諸於敦煌寫卷及《大正藏》、《卍續藏經》的這些經卷，都有明顯的道教星祭儀法，甚或幡燈續命說。這些佛經中，也都是借由星神之力，來禳祓災疾、去病、用求續命延生。佛教星祭所用的儀法：有誦經咒者；有佩服星符者；有立壇，列像，香果酒脯紙錢以祭者；有立幡置燈以續命延生者。其儀法、其祭品及星君之名，都與道教關係密切，尤其酒脯紙錢，非佛家所宜，而在星祭的佛典中，則甚爲常見。